

武侠精品系列

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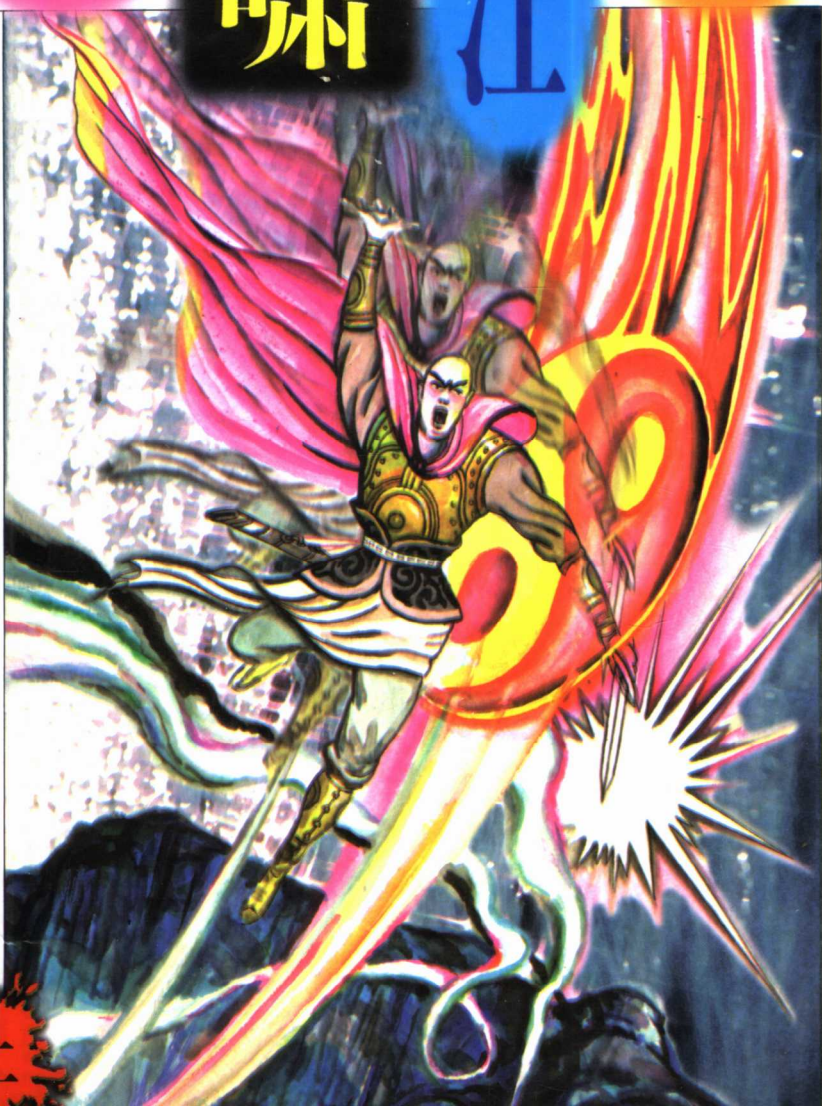
啸

江

湖

20

公孙梦作品集



上

丁梦 著

龙啸江湖
(上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“好花堪折且须折、莫待花落空折枝”武林圣手“三书生”之一“三心书生”卫天璈出道武林后，以一招“无极黑风爪”威震江湖，使武林败类匿踪敛迹。其间“三心书生”又与“江湖四艳”之一的“广寒仙子”结下了良缘。

谁料到一夜之间“江湖四艳”一个个惨死于荒山野岭，江湖纷传是“三心书生”所为……

一个仲夏之夜，星月无光，在人迹罕至的湘西白马山中，武林六大门派长老正与一位白衣素缟之人搏斗，此白衣素缟之人正是“三心书生”卫天璈，缘由是他又杀害了六大门派中六位顶尖高手……

江湖四艳、六大高手真的死于“三心书生”之手吗？正当“三心书生”被武林侠道追杀之际，武林后起之秀梅雪楼只身涉足江湖察迹觅踪，终于揭开了江湖积怨已久的恩、仇、怨、恨。

当真相大白之时，却使人难以相信……

目 录

第 一 回	赶尸嫁祸	(1)
第 二 回	九指天王	(46)
第 三 回	天香玉女	(85)
第 四 回	天 行 教	(132)
第 五 回	金陵十钗	(173)
第 六 回	黑白二寡	(220)
第 七 回	三大书生	(253)
第 八 回	屠龙山庄	(287)
第 九 回	白发怪人	(314)
第 十 回	神功显威	(363)
第十一回	大开杀戒	(398)
第十二回	巫山断肠	(444)
第十三回	武林盟主	(457)

第一回 赶尸嫁祸

湘西白马山，高约两千尺，属云峰山脉，为湘西有数高山之一，山势挺拔峭险，且渺无人烟。

仲夏之夜，星月无光，在白马山深谷之中，隐隐约约出现数十条人影，向一座高峰走去。

这数十条人影之后，约三丈之地，紧跟着一个身材修长，一袭皂袍，头戴马连坡草帽之人，阔边草帽压得很低，将眉目深深掩起。

前面六人，分成两行纵列，也都是一袭宽大的皂袍，头戴马连坡草帽。

然而，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，前面六人有一点与后面独行之人截然不同之处，那就是前面六人都是身躯僵直，两臂下垂不动，除了沉重的脚步声外，无人出声交谈，更无人左右顾盼。

夜风掠过荒芜没胫的蔓草，夜枭不时发出凄厉的叫声，此情此景，为这荒山之中，凭添无限神秘恐怖气氛。

穿过深谷，即到达高峰之前，后面的皂衣人一声低沉吆喝，前面六人戛然止步，夜风掀起六人的长衫，发出“刷刷”声响，六人僵直着身躯，兀立在夜风之中，活像

六根木桩披了六件长衫，显然毫无生气。

皂衣人略一打量四周地形，嘴角挂着一丝诡谲的笑意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此刻六大门派之人也该到了，嘿嘿！你‘三心书生’卫天墩和‘鬼府神宫’之人，纵有通天之能，齐天之福也难逃过六大门派高手联合围剿，让你跳到黄河里也……”

蓦然，一声清啸，响自峰头，声如龙吟，震得空谷暴响回应，慑人心魄。

同时，四周已隐约出现几条人影，向皂衣人处掩来。

皂衣人身形疾挫，两掌平胸缓缓向六人推去，六人倒地的同时，皂衣人也以奇幻的身法，掠至倒地六人身边，迅速地收起六顶马连坡草帽，向林中逸去。

此刻，自峰头悬岩上掠下一条缟素身影，如灰鹤盘空，一掠而至，缟素身影之后，紧跟着一条灰影，两次借力，才掠下悬崖，紧跟上缟衣人。

缟衣人年约三十许，面如傅粉，英气逼人，电目中寒芒似水，注视着六具血肉模糊，面目全非的尸体，发出慑人心脾的冷笑。

缟衣人身后的灰衣人，年逾四旬，身躯高大，相貌威猛。此刻一见缟衣人嘿嘿冷笑，不由环眼暴睁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六大门派罹难者尸体俱在，你‘三心书生’还有何话可说？”

“刷刷刷”又是五条人影，快逾电掣，将“三心书生”卫天墩围在核心。

“三心书生”一双电目开阖之间，精光暴射，环扫一匝，突然仰天大笑一阵。

四周六人与他那电目一接，不禁微微一颤，继而被他那一阵摇魂震魄的笑声震得骤然色变。

六人年纪都在四旬以上，除一僧一道外，其余四个都是俗家打扮，由适才现身轻功看来，虽较“三心书生”逊色，但武林二三流角色，已难望其项背。

其中灰袍僧人一声佛颂，单掌问询，洪声道：“贫僧了空来自嵩山少林寺，忝应各大门派之邀，为此番代表，向卫施主讨个公道！”

了空和尚为少林寺三大长老之一，非但武功有独到之处，即涵养功夫亦是高人一等，在群情激忿之下，仍能平心静气，侃侃而谈。

他寿眉一蹙，向六具面目全非的尸体瞥了一眼，又是一声佛颂，续道：“卫施主武功盖世，老衲素仰大名，按理应超然六大门派之外，傲啸山林，与世无争，即或行道江湖，恩怨纠纷，自所难免，如说六大门派皆与卫施主势若冰炭，不共戴天，却难令人置信！卫施主可否见告此事始末？以便当六大门派代表之面，了此公案。”

“三心书生”听罢了禅师一片缓和问罪之词，不由剑眉微挑，嘿嘿冷笑数声，道：“仅凭六具尸体，就能证明是卫某行凶吗？设若这六具尸体在嵩山贵派门前，禅师又当如何？”

了空禅师微微一怔，忖道：是呀！果真如此，自己又

当如何呢？但是这六人都是六大门派得力高手，数日前集会于衡阳，共商二十年一度论剑之事，不意竟全遭毒手，若说不是“三心书生”卫天璈所为，放眼当今武林这之中，还有那个具此身手，况且事情又发生在白马山之中……

此刻站在“三心书生”身后的点苍派高手“落星追魂”牟铿，已感不耐，适才只身登峰叫出“三心书生”，即是此人，他虽震惊于敌方超绝的轻功，且自知绝非对方对手，但他生性暴躁，且眼看自己的师弟“移山手”余恒横尸当场，面目全非，不由目红似火，大喝一声，道：“‘三心书生’虽然了得，却也唬不倒六大门派，想不到一个叱咤风云人物，竟也是胆小之人，人证、物证事实俱在，却又不敢承认，真是徒有虚名，哈哈……”

“落星追魂”牟铿怒极而笑，声似裂帛，悲壮至极，随手一抄，一对沉重的魁星笔轻错之下，发出清脆金铁之声，即欲动手。

突然，一直未出声，静立在一旁的武当派掌门人师弟一叶道长一声“无量寿佛”，道：“牟施主稍安勿躁，在事情未明真相之前，请勿出手！”

一叶道长长髯拂胸，道气盎然，此时此地犹能从容不迫，不亢不卑，其稳重之态，较少林派长老了空禅师犹有过之。

只听他续道：“卫施主仍是武林翘楚，且数十年来武林中得能相安无事，宵小匿踪敛迹，乃施主威名所系也，此番六人丧生施主手下，谅不无因，施主何不当面说明原

委，如六人所作所为，确有忤逆武林正义，伤天害理之事，而有确实之证据，贫道坚信六大门派非但不记施主怨嫌，更将不忘施主代为清理门户之劳，尚请卫施主三思。”

“三心书生”乃武林三大书生之一，因他生得英气逼人，仪表不俗，乍见之下，令人有悦目赏心之感。他的“无极黑风爪”霸道无伦，当者立靡，小一辈人物，见此绝学，无不灰头土脸，怵目惊心。一般武林中人，每一提及他昔年与“广寒仙子”陆宜德的情爱，又不禁替他大为伤心，于是，好事者集三心而称之。

“三心书生”卫天墩怒容稍敛，正欲开口解说，但抬目一扫之下，突见“落星追魂”牟铿一脸鄙视不屑神色，且重重地哼了一声。且在场诸人，除了少林派了空禅师与武当一叶道长两人外，其余四个都是怒目相向，跃跃欲上。

“三心书生”卫天墩本是孤傲之人，况又因情场失意，心情不佳，在此情况之下，反而咽下正欲出口解释的话，一阵长笑，朗声道：“卫某一生做事，虽然有时略嫌过分，但自问于心尚能安，颇堪告慰，近年来更懒于过问江湖是非，但卫某有个原则，那就是无事躲事，有事不怕事，如果有人以为卫某是怕事之人，那可真是荒天下之大唐。此事不须徒费唇舌，就是卫某所杀，又当如何？”

蓦地，一声暴喝，“落星追魂”牟铿再也无法忍耐，双笔一错，上步欺身，一招“上下交征”，上取“结喉”，下戳“中极”两大要穴。

“三心书生”冷哂一声，白影一闪，已飘至牟铿身侧，卓然兀立，一脸肃杀之气。

此刻不但“落星追魂”牟铿羞忿难当，即其余五人也不由悚然一惊，心道：“盛名之下，果无虚士。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牟铿双笔一落空，身形疾转，右笔由下而上斜扫，左笔直点对方“丹田”。这一招“流星过隙”虽于劣势中施出，但丝毫不见呆滞，笔出锐啸，声势惊心动魄。

“三心书生”步下如行云流水，身如纸片，轻灵而美妙，此刻旁观者清，乍看是牟铿在主动攻击，对方守势闪避，实际大谬不然，两人造诣悬殊，守势者活像知道攻击者心意似的，反而能制敌机先，反客为主。也就是说，攻击者招式尚在似发未发之间，守势者已经乘虚蹈隙地抢在对方最弱的一面，只要一出手，攻击者不溅血五步，也得当场重创。

当场诸人虽然看得清楚，但在胜负未分之前，为了顾及牟铿的身分，谁也不愿上前替换。

此刻牟铿已是辣招尽出，攻了二十多招，仍是处于被动地位。

“落星追魂”牟铿在点苍派之中，属第二流高手，武功仅次于掌门人“圣手一判”罗云天，七十二式“落星追魂”笔法，享誉武林将近半甲子，罕有敌手，不意今夜辣招尽出，在对方空手之下走了二十招，竟无法抢得主动。这已经是栽到小人国去了。

蓦地，“三心书生”冷峻地道：“你再也不收手，可莫怪我卫天澈辣手了！”

牟铿心知对方一出手，定是凶多吉少，但他乃是宁折不弯的个性，要他中途收手而退，比杀了他还难过些。立刻大喝一声，“星海浮沉”、“银河遥空”、“星月交辉”三绝招连番施出。

“三心书生”眼见这种只攻不守的拚命招数，自也不敢大意，清啸一声，身形疾升四丈来高，在空中一叠腰，一个“朝天蹬”之势，头下脚上，身形略顿，十指箕张，疾扑而下。

这种绝世轻功，在场诸人无不变色，数声暴喝，人影交错之间，其余五人同时兵刃出手，包抄迎上。

了空禅师武功最高，出手也快，一根重过六十斤的乌亮禅杖，夹着呼呼风响，一式“野火燎天”，疾点“三心书生”的面门。

一叶道长剑光打闪，猛削“三心书生”双腕。

此刻，长白派高手“一杖追魂”裴刚一顺龙纹杖，也跟踪扑上，昆仑派“西天一鹤”高稼轩、青城派“青城三剑”之一的祝一航，也都抡剑欺身。眨眼之间，已将身悬半空的“三心书生”团团围定，情势十分险恶。

“三心书生”武功再高，也不敢轻视六个一流高手联手抢攻之势。

但他早已成竹在胸，左掌变抓为掌，向了空禅师杖端一按，借反震之力，身形再上升一丈，同时右手五指箕

张，一抓一弹，分袭另外五人。

“无极黑风爪”震慑武林将近五十余年，但目击此种绝学的，却是屈指可数。

五缕疾风电射而至，在场诸人都是经验老到之人，皆不敢挺身轻试指风，一阵暴喝声中，各自跃退五尺，堪堪避过，但指风微及，仍感到一股寒气，慑人心脾。

“三心书生”卫天璈一式“寒塘鹤渡”，飘落在三丈以外，电目中寒芒似剪，微微冷笑。

诸人面面相觑，心中俱都暗暗吃惊，虽知适才即使不暴退闪避，亦不致被其“无极黑风爪”所制，但如被他够上一丈以内的距离施展出来，即素以内力深湛的了空禅师，恐亦接不下来。

蓦地，诸人一交眼色，又挺身再次围抄而上。

“三心书生”深知自己的“无极黑风爪”威力仅及七、八尺，在这些经验老到的高手围攻之下，本就极难施展，何况了空禅师的巨大禅杖，长逾八尺，其威力可及一丈二三，而且他的功力最为浑厚，有他在后面牵制，实是不利。同时他也深知，此番六条人命，显系有人嫁祸，在事情未明真相之前，实不宜再下辣手。

他心意一决，立即冷峻地道：“你等六人联手，要想胜得卫某，恐怕也要付出相当代价。此事来得实是突然，我等显然中了人家嫁祸东江一石二鸟之计，卫某也不为己甚，如你等信得过卫某，明年端午节，在黄山鳌鱼峰二十一年一度的论剑大会上，自会还你们一个公道。”

他说毕，电目扫视一匝，高袖一挥，身形斜拔而起，上升何止四丈，曲腿扭腰，一式“孽龙归壑”，向一断崖下掠去。

“落星追魂”牟铿首先暴喝连连，衔尾疾追，了空禅师正欲拦阻，已是不及，只得尾随诸人掠下断崖。

暴喝之声越去越远，渐渐被松涛之声淹没，片刻又复沉寂。

夜枭又开始凄厉啼叫，成群的流萤，忽暗忽明，掠过六具尸体，暗淡的光芒，变成惨绿之色，映在尸体面孔之上，更显得恐怖怕人。

蓦地，当中一具尸体，微微动了一下，接着，轻轻侧起掩在衣袖之下的面孔，向四周扫视了一匝，一张英气逼人的俊脸上，闪过一抹得意的微笑。

接着，未见他曲腿作势，身形平直升起，斜飘出一丈五六，卓然立在五具尸体之旁。

他顺手脱下宽大的皂袍，露出一袭宝蓝罗衫，挥手一丢，将皂袍丢下悬崖。

原来是一个年约双十，面如傅粉，朗目隆准的英俊少年，夜风掀起他的罗衫，发出“刷刷”的声音，神态至为潇洒。

他向地下五具尸体瞥了一眼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想不到我梅雪楼刚一出道，就遇上这等离奇之事，遗憾的是我虽然暗施手脚，半途冒充一具僵尸，参加了这行尸走肉的行列，却仍不知这位赶尸的中年文士的来历和身分。听适才

几人交谈，那个被嫁祸的中年人，乃是大名鼎鼎的三大书生之一——“三心书生”卫天墩，也正是自己的师兄，此人虽然孤傲一些，但他那一身绝活和那令人心折的豪气，确使我梅雪楼佩服得紧。说不得我梅雪楼也得为他作个见证……”

他说到此处，突闻异声，未见他沉肩作势，已就地电转一周。

一阵噤噤阴笑，慑人心魄，只见五丈以外，又站定一个英气勃勃的中年文士，一双电目，在黑夜之中，熠熠生辉。

中年文士乍见梅雪楼转身时的身法，不由微“咦”了一声，一脸迷惘之色

梅雪楼一眼即看出，此人正是适才闻声逸走的赶尸之人，因此，一见面时因其仪表而产生的好感，顿时一扫而空。

中年文士缓缓走向梅雪楼，在距离约一丈之地站定，一双略带阴鸷的电目，注视梅雪楼有顷，冷峻地道：“你何人门下？胆敢插手我‘毒书生’的事？”

梅雪楼悚然一惊，呐呐地道：“你是‘毒书生’霍剑豪？”

“哼！如果早知是我，你绝不敢拿性命作儿戏是不？”“毒书生”霍剑豪面呈得意之色，似为对方吃惊之神态所动，心中颇为受用，嘴角显出一丝揶揄的弧线。

梅雪楼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如果早知道是你，梅某将改

变计划，你算是猜对了一半。”

“毒书生”面色一沉，道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梅雪楼踱着四方步，负起双手，仰首舒了一口气，神态至为傲慢，道：“如果早知是你，今夜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发生。”

“毒书生”的为人，不但阴鸷，且极自负，自出道以来，从无一个敢如此对他说话，今夜面对这个高深莫测，看来却是文质彬彬的少年，不禁满怀狐疑，怔了一怔。

但他究是目空一切之人，放眼当今武林之中，除了宇内六奇之外，尚未见过武功高于自己之人，即便此子是六奇的门下，那般年纪，又能高到那里去。

他心念电转，脸上煞气陡增，道：“你是何人门下？”

梅雪楼仍是神态悠闲，负手而立道：“要问我的门派不难？你先说说你为何要嫁祸‘三心书生’？据我所知，‘三心书生’的名望，还在六大门派掌门人之上。且三人的武功皆在伯仲之间，更都一向自负甚高，你与他既有怨嫌仇恨，何不当面化解，或者凭武功拼个高下，怎地竟出此卑劣手段，嫁祸……”

“毒书生”冷哼一声，身形一闪，欺至梅雪楼面前不足五尺之地。

梅雪楼负手卓立如故，视“毒书生”奇妙的身法如未睹。

此刻，一向自负甚高的“毒书生”霍剑豪，亦不由剑眉微蹙，虽知道这少年人大有来历，箭在弦上，却不能不

发。

但当他力贯两臂，正欲立下辣手的瞬间，突然又敞声大笑起来。

显然，他是怒极而笑，也可以说是为了莫名所以的惊异而发笑，因为他终于见到了比自己更狂傲的少年人，这是他以前从未想到的。

“毒书生”耸耸肩，作了个不可名状的苦笑，道：“好小子，霍某一生从未服人，今夜可真服了你，好吧！霍某破例开禁，你小子能接下我‘毒书生’一掌，你今夜冒犯我‘毒书生’之罪，一笔勾销，并且收你作个记名弟子，如果接不下来而溅血当场，也是你小子咎由自取。”

梅雪楼朗声大笑一阵，声如龙吟，随即说道：“你倒是一厢情愿，如果我能接下一掌而不愿作你的记名弟子呢？”

“毒书生”似乎大感意外，微微一愣，道：“你能接下霍某一掌吗？看你脸不红，气不喘的样子，吹牛功夫可是高人一等。”

梅雪楼不耐地道：“对你吹牛也不会抬高我的身价，你未免太自负了些，如果对宇内六奇绝世高人吹吹牛，倒能因此扬名立万哩！”

“毒书生”紧盯着这高深莫测的少年，心中不住嘀咕，若说他有惊人绝技吧！但从他的眼神看来，虽然清澈如水，却又不像，若说他是精华内蕴，深藏不露吧，以他这般年轻，似不可能有恁高的造诣。

虽然如此，他仍是不敢小觑这少年人，但他一听到宇内六奇，立即微哼一声，颇有自得之色道：“你也知道宇内六奇六位绝世高人？总算你还有点见闻，你知道我的来历？”

梅雪楼胸有成竹，似乎又知他必有此一问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按照你的行径和武功，当然不是卖把毒膏，大力丸之流调理出来的，不过这都不关重要，有所谓名师出高徒，当然是至理名言，但也有名师出劣徒的例子，那种劣徒与富豪之家纨绔子弟相同，倚仗上代的余荫，胡作非为，甚至伤天害理，无恶不作。”

“毒书生”面色一变，怒喝一声，道：“住口！”他未想到自己一时大意，倒被这少年人拐弯抹角地骂上一通，俊脸上登时煞气陡增。

梅雪楼神态如前，挥挥手道：“别动肝火，我不过是举个例子而已，闲话休谈，你可敢先接我一掌试试看？”

“毒书生”自负一生，面对这少年人，却处处落了下风，大有哭笑不得之感，道：“好吧！我就站在这里接你三掌。”说毕，兀立不动，面呈不屑之色。

梅雪楼道：“慢来，慢来。我们也得约法三章，你若接不下我的三掌又当如何？”

“毒书生”大感不耐，道：“果真如此，只要霍某能力所及，你的任何要求，霍某都答应你。”

梅雪楼接道：“好！君子一言，只要三掌以内，逼你离开原位，你将此番赶尸嫁祸‘三心书生’的原因说出即